

余秀华,一位患有脑瘫的农村妇女,与许多的诗歌爱好者一样,用诗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在挫折、困顿、苦闷与彷徨中,用一种诗意的浪漫,倔强地表达着对光明、希望的向往——

# 诗歌,舔舐疼痛,愈合伤口

周倩

##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了?

2015年年初,一个湖北的农村妇女,余秀华,因为发布在微信上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受到不少关注,也可能因为她是一个脑瘫的残疾人而被更多的人热议。虽然无意给她贴什么标签,却又不得不提及她的身份:出生于1976年的余秀华,是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余秀华从2009年开始写诗,主题多是关于她的爱情、亲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封闭村子。

“我的身份顺序应是女人、农民、诗人。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余秀华在微博中这样回应自己的突然走红。

一位诗人质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请教,这诗好在何处?”另一位诗友回应:“这首诗被指抄袭诗人普珉诗作‘我穿过一座城市去……’”,铺天盖地的议论,令许多人的目光为她驻足。

一位微信圈里的诗人说:“一个拥有诗意图情的人,并敢于抒写内心的人,还是让人有几分敬意。无关身份。”另一位诗友回应:“我也反对以诗的名义炒作新闻。任何人有写作的权利,但诗就是诗。不用脑瘫,就整出个脑瘫诗人,诗人面前不该加上一个无关诗歌的名词。”

我不是诗人,亦不懂诗,也不想以诗的角度去评论她,我只是好奇,是什么让她在鄂北的一个小山村坚持数年,写下2000多首诗?这首诗是她心灵的独白,是她精神的支撑?有人反感给她贴上脑瘫诗人的标签,可是我想问,这世上,患有脑瘫能写诗的有几人?我们关注她不是为了炒作她,而是想给她寻找心灵的知音,给无数个默默无闻的“他(她)们”以现实的激励。

余秀华说:“昨天我的微博才200多个粉丝,今早一看就2000多人了,但这里可能真正懂我的就一两人。”为了这一两人,余秀华写下无数首诗,让我们来读读她的诗:

###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摺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 关注她还是关注她的诗?

艾青说:“诗歌,心灵的牧歌”,而我们所理解的好诗,首先是我能读懂它的文字,并能感知它的灵魂,继而与诗、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鸣。余秀华的诗,你有共鸣吗?我们是在关心她的诗还是关心这个人?

尹世平(余秀华的爱人):我从没读过余秀华的诗,也没兴趣读。你们这样捧她都是一时的,过去就没了。你们能不能帮助她在北京找份工作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就行。

《诗刊》杂志社编辑刘年: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丝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评论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身体残疾为余秀华的创作加上了同情分。

诗人沈浩波:仅就诗歌而言,余秀华写得并不好,没有艺术高度。这样的文字确实是容易流行的,这当然也挺好,只不过这种流行稍微会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不过再怎么拉低,

比起轻浮的乌青体来,总还算不上丢人败兴。余秀华:我写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是脑瘫,也是一个撒泼骂街的农妇,相比诗人身份,我更能接受这个身份。

### 与诗相伴的“余秀华”们

1.身患癌症仍求学不止的“社区诗人”  
当兵出身,不识字甚至连一封信都读不了的钱远林,退休后上了老年大学,69岁的他身患癌症,却爱上了诗词。他说:“面对癌症,我心态平衡,加强锻炼,打拳舞剑,笑迎朝阳,无论如何,我都会一直坚持下去,出更多的书,写更多的诗。”

2.自闭少年“炼”成诗人

14岁时,杨康因抽动症早早离开学校,患上自闭症后,又因父亲瘫痪而彻底关上心门。幸运的是,他爱上了诗词,也学会了在网络上发表作品,诗词让他渐渐敞开了心扉。久而久之,这个一度不愿与人交流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公益少年,写下了《故乡》等诗作。

### 故乡(节选)

慢慢经过小路  
悲鸣琴声啼哭  
暗自落泪伴雨儿无牵

### 半风半景半秋

雨后天空不同色  
捉手吹画涂满色  
两岸果树清一色

### 石榴的果实坠坠欲落

彼岸的麦穗颀颀亟待剥落

我化作秋风  
悄悄离开这片故乡的天地  
3.北京作协会员、诗人殷龙  
1962年出生的殷龙,是诗坛的一介“老兵”。他1981年开始写诗,曾参加圆明园诗社,1997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

### 洗脑(节选)

雍和宫在我家的东边 句号  
绕过这些菩萨罗汉们 逗号 拐几个弯  
再往回走一点 逗号  
什么地方能叫父亲安心居住 问号  
……  
新买的帽子  
一直顶在衣架上 逗号  
我每次去都觉得它像个木偶  
站在门口 分号 父亲的头亮着忠诚 句号  
……

殷龙的这首《洗脑》,不曾像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么火,但他的诗在寂寞中,也平添了几分孤独与冷静。

我把他们的诗歌和故事说给朋友听,朋友告诉我,他还听说他家附近就住着一位这样的人……命运的不公不幸地光顾了一些人,而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又以诗歌的心态迎接了命运的挑战。我们因为诗歌认识了他们,不管我们心里是否欣赏他们的诗歌,但都会为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拍手称赞。

不想再举太多例子了,他们都是平凡的人,都对诗有着执著的爱与孤单的思。他们或经历苦难或经历病痛,诗歌成为生活的支撑,成为与未来谈判的武器。庆幸,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赢了,赢的是希望,是平和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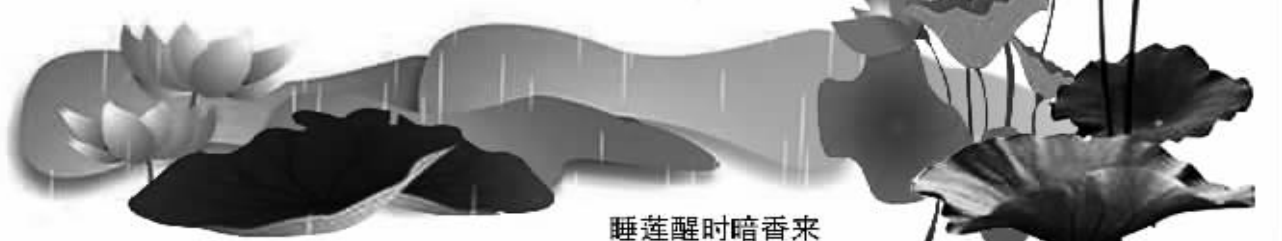
### 让诗意驻扎在你我内心

余秀华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行走了几十年,当她找到诗歌这支拐杖时,才终于真正站立了起来。同样“脑瘫”着的诗人殷龙,没有像余秀华这么“火”过,所幸的是,他一直与“公共空间”格格不入,仍保持着清醒的清醒和一以贯之的沉静,在人间爱着他的逗号与句号。杨康、钱远林……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诗歌爱好者,他们用诗写自己的人生,用浪漫情怀追求着光明、希望,积极面对挫折、困境、苦闷与彷徨。

我们关注他们,不是为了炒作,也不是跟风,只是在内心深深地敬佩他们在困顿的生活中战胜困难的勇气,唯愿自身受到他们面对生活的坦然、豁达的感染。

跳出对诗词本身好坏的评价,你会发现,其实诗歌也是一种媒介,是诗人与世人交流的通道,是诗人心灵与现实碰撞出的符号,是人与命运抗争的工具,是诗人心灵的拐杖。

唯愿诗意美好,唯愿诗歌繁荣,唯愿世人坚强、执著、豁达、温暖、平和。



睡莲醒时暗香来

书法 绘画/李法明

## 横店茶馆品岩茶

陈其鸣

东阳以往在公众场合有两种供茶方式:一是在交通要道旁边的凉亭里,放一个陶质茶缸或木制茶桶,每天在里面放一些茶叶,一长柄竹筒,冲满开水,让过路人自行用竹筒舀茶水喝,叫做施茶;二是在茶馆里放置几张八仙桌和凳子,茶客进门,花几个钱,要个茶壶或茶罐,泡了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我爷爷爱喝茶,读过几年书,就开始闯荡江湖,到杭州喝过绿茶,到霍山喝过黄茶,到福鼎喝过白茶,到六堡喝过黑茶……常以善于品茶自夸于人。那年,我父亲从福建给爷爷带回一斤武夷山岩茶名品——大红袍。

收到茶叶的当天晚上,爷爷兴奋得睡不着,把一斤“大红袍”分成两份,留给自己喝的茶叶装进罐子,扎得严严实实的,另一份则连同红盒用巾布袋装好。次日天亮就把我叫醒,又从罐子里抓出一把茶叶塞进巾布袋里,被奶奶咕咕一通,才又披着衣服坐在床铺上抽了一盒烟。

爷俩俩赶了十里路来到横店茶馆。茶馆在市边上,拆去中间的隔板,相通的两间屋里放了几张八仙桌和四尺凳,老板娘和伙计正在擦洗茶壶、茶罐,爷爷说:“老板娘,今天第一批客人到,你出开水,我出茶叶,让大家品尝一种新茶叶的味道,怎么样?”老板娘笑着说:“拿到什么好茶叶让大家分享?”爷爷郑重其事地拿出大红盒子,说:“福建名茶——大红袍!”老板娘打开盒子,先看,后闻,不禁连声称赞:“好茶,好茶!”爷爷说:“不过,你得给每位茶客发一只茶罐、一把茶壶。”

来得早的茶客赶紧凑过来看,有人说:“黑黑红红的,更像霉干菜!”爷爷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在武夷山岩缝中间采摘的岩茶,经过发酵与揉炒,绿色的叶底带红色的边,看起来就接近黑红色的了!”

行者

出国旅行,为的是远离忙碌,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到欧洲转了一圈才发现,那里的人们,即使不出门旅行,同样活得轻松、惬意,因为他们平日里过的就是一种恬淡甚至懒散的生活。

听说极致的,在巴塞罗那,最初听说那里人们的午饭时间是下午三点,晚饭则要九点以后,有些不相信。住了下来,上街去找饭馆,才发现是真的——不到那个点儿,很难找到正餐,想果腹,只有小吃店。巴萨人果然是“夜行动物”。

入夜,巴萨街头,酒吧、咖啡馆、正餐店鳞次栉比,生意火爆。即使在偏僻的小巷,简陋的小屋,也不时可见众多男女或围坐吧台,或

##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 ③〇

何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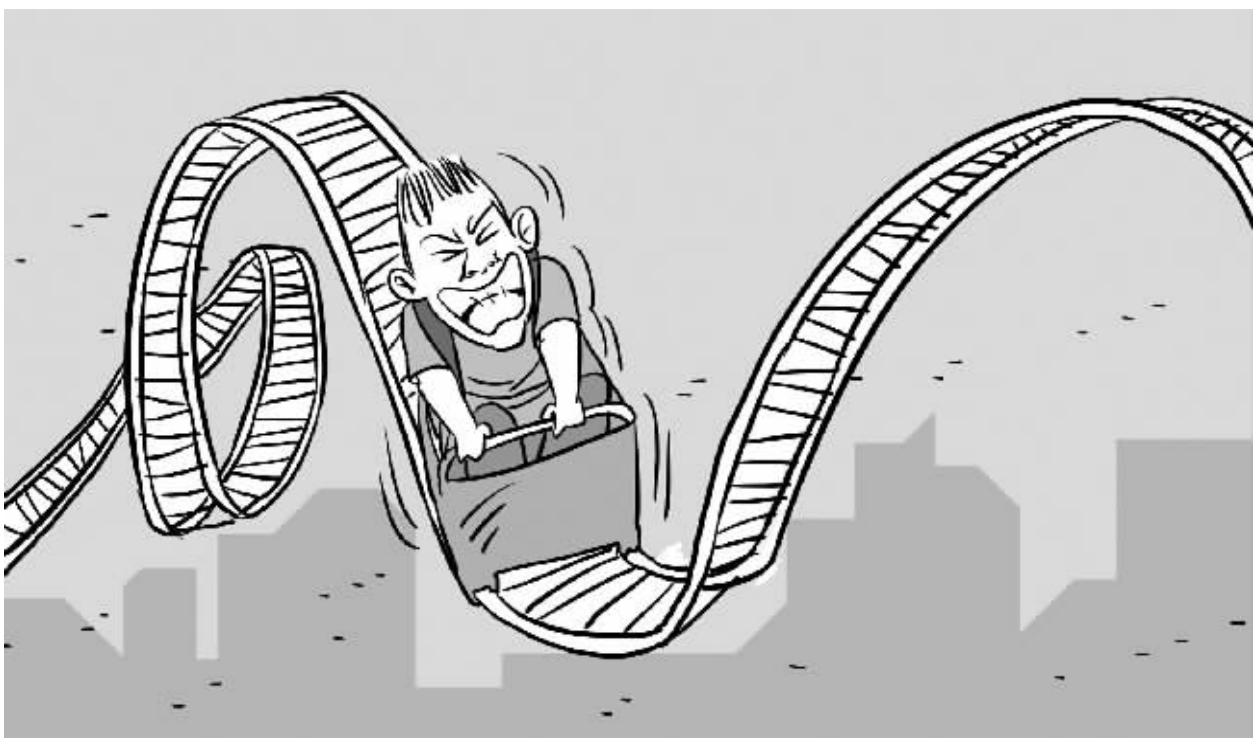
房子,是石头和泥土站起来的老人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我  
房子的命很苦 它戴过的帽子  
从茅草到瓦片  
都能在风中唱响民谣  
那时我多想雨水来临

## 房子,是石头和泥土站起来的老人

把墙破裂的泥块抹平  
那时我就想,爷爷和父母的双手  
在抚摸我头的时候那种粗糙  
那种厚实是爱也是痛

房子,我在远方呼喊着故土的名字  
房子的温暖,有家的味道  
亲人远道而来,常常把我的心口给堵住  
梦在远方升起  
房子离我们很近,回家的路

却越来越远  
多年之后,家在远方  
老家的房子,垮了的姿势  
像瘫痪的老人躺在那里无助的张望  
身边没有了亲人,爷爷那辈人  
父辈那代人,都远离而去  
杂草丛中的痛,是露出来的骨头一样的  
基石  
冰冷和坚硬,抵不住我眼里的一滴泪  
足以砸伤,一段回忆



人生如同过山车,忽高忽低,尖叫还是享受,在于你的选择。

赵春青画

## 学会享受生活

散落桌几,一杯咖啡,一瓶啤酒,散淡聊天的场景。老实说,许多档次、价格都不高——服务对象本来就不是富人,但消费者显然都很惬意。

然而,清晨的巴萨街头,除了清洁工在打扫晨才散去的人们留下的一片狼藉,和少数浪迹天涯的背包客匆匆赶路,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上午十点多出门打车,司机还冲你“古都毛宁”呢。一位在巴萨开饭馆的中国人

告诉我,尽管西班牙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达20%以上,但西班牙人对工作、挣钱似乎并不积极,只要有条件,有时间,就会休息、享受。

再说普遍的。工作,挣钱“不积极”,在罗马、佛罗伦萨也能够得到印证。我曾走进过多家店铺,没见过导购之类来主动介绍商品,恨不得掏你口袋似的;店主悠闲地坐在一旁,或者读书报,或者忙别的,你买不买东西,他似乎并不在意。特别是周末,在我们看来正是赚钱

的时候,他们照例要休息。

有人说,南欧人天生懒散,在那样的环境中,你想想忙碌起来都难。那么,维也纳不算南欧了吧,也没有那么多灯红酒绿,但那里的恬静更令人陶醉,流连于花园般的街头,徜徉于多瑙河畔,你想不悠闲都难。再往北,柏林似乎是一座总也建设不完的城市,时隔十年重访,还是有那么多工地,或许这就是德国人勤奋的体现。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节奏也是有条不紊,看不到疲于奔命之人。

由此想到了国内的生活节奏,想到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似乎活得太累了点。欧洲人(无论贫富)会享受生活,而且是悠闲地享受。我们呢,我们中的某些有钱人也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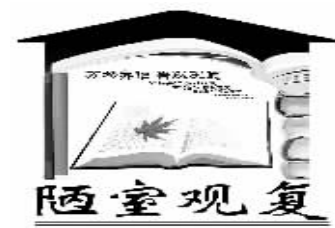
会了享受,在豪华、奢侈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欧洲人。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为了炫富,而没有学会真正地悠闲享受,特别是档次不见得高,但却十分惬意地享受,享受也是文化,是学问。至于某些没有什么钱,却在刻意追求有钱人生活的人,其生存方式被人形容为“拼命地挣,拼命地花”,这“拼命”二字形象极了。

欧洲有欧洲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与我们不可简单类比。但我想,把我们的生活节奏放慢一些,让生活追求更实际一些,总是不难做到的。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我们也可以悠闲起来,免得走在大街上,人人都跟赶场打仗似的,稍有摩擦就可能“走火”。

在很多“有文化”分子眼里,俗称文化人的队伍不大“有文化”,以前我总觉得这样的看法有偏见,想不到“报告”不支持我的感觉,985高校中文艺院校学生所不爱买书,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大学20本畅销书的消费总量仅为北大一本《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这样看起来是少了一点,不过人家师生人数也很少的,就这说最不爱读书不大合适,再说现在北京的好多酒吧里都放着书,也许他们在那里读了很多书,别人不知道而已。所以呢,我真心想“文化人”今后少来点逻辑混乱、历史糊涂的影视作品,别让嫉妒的人老拿来说事。

当然了,买书客不一定读书,读书人未必会买书,权当是谈资吧。

## 戏说图书消费榜



不同城市之间的数据比宽泛的省际情况或者更有余味。直辖市之外,全国图书消费最多的前10位城市依次是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杭州、西安、长沙、郑州、东莞,值得注意的是,非省会城市深圳、东莞进入全国前10,如果按图书消费量排名,东莞一个市就超过江西、广西、云南等13个省,甚至有20多个省会城市也名落东莞之后。这多少有些意外,该数据认为打工者聚集甚众,倘若真实状况如此,那么就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是打工者素质广泛提升——不再只是那些未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工,要么就是“低端”的产业大军提升自身素质的欲望强烈。这是臆想了,其实就发程度而言可能更体现了与图书销售的正相关关系。

比较起来,多数省会城市占据了该省图书消费总量的40%以上。“报告”显示成都图书消费量占四川省的66%,武汉、郑州、太原这一比例分别是68%、46%、50%,而其余省内城市图书消费较为均衡。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数据:高端人才向大城市集中,这不会影响省内总体的经济发展吗?集中程度相对较低的山东、江苏等省份的省会图书比例低于30%,这些省份也是省内经济总体发展相对平衡的区域,不过呢,也不能排除网络发展和电商渠道等硬环境的影响。

大学被认为是读书人集中的“象牙塔”,“报告”对图书消费最集中的大学进行了排名,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荣列全国最爱图书消费的高校前5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仅列第6和第10。由于不是人均数据,排名的意义可能不会很大,但就曾经以理论见长的北京大学和工学称霸江湖的清华学子过去一年里最爱买的三本书来看,还是有点失望。考虑到目前正急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属下,研究生、博士生占比非常之高,两校最喜爱的三本书中却寻不到“世界名著”,专业原著和文学类书籍都是如此,不知道“世界名校”是否有捷径坦途。

在很多人“有文化”分子眼里,俗称文化人的队伍不大“有文化”,以前我总觉得这样的看法有偏见,想不到“报告”不支持我的感觉,985高校中文艺院校学生所不爱买书,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大学20本畅销书的消费总量仅为北大一本《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这样看起来是少了一点,不过人家师生人数也很少的,就这说最不爱读书不大合适,再说现在北京的好多酒吧里都放着书,也许他们在那里读了很多书,别人不知道而已。所以呢,我真心想“文化人”今后少来点逻辑混乱、历史糊涂的影视作品,别让嫉妒的人老拿来说事。